

审视“审美”: 在人机之间、人群之中

编者按: 审美这件事, 如今正变得越来越复杂。一边是AI以惊人的速度学会写诗、作曲、画画, 另一边是各种审美趣味遍地生长。技术迭代和圈层分化, 二者互相交织, 共同影响人们对美的感受。我们邀请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 切入同一个话题: 今天, 我们该如何看待审美。我们无意给出标准答案, 而是期待这组讨论能引发读者朋友的思考: 审美不只是个人偏好, 它关乎个体的精神主体性, 也关乎社会的公共对话。重新理解美、感受美、交流美, 或许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被认真对待。



AI狂飙, 审美力反而成了“新刚需”

向勇

最近, AI教父杰弗里·辛顿针对超级智能的公开警告, 揭示了人工智能迭代已远超人类预期, 逐步具备自主行动、伪装博弈甚至操控人类的“意识”能力, 这似乎让全社会陷入技术异化的深层焦虑。当理性、逻辑、记忆等人类传统智能优势被人工智能全面碾压时, 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人类的竞争力。在算法全面渗透生活的当下, 被技术理性长期边缘化的审美能力, 凭借独有的生命体验根基、感性直观特质与精神超越价值, 成为人类抵御算法同化、守住精神主体性不可替代的核心能力。

AI的快速升级让其复刻人类行为、模仿艺术创作的能力日趋成熟, 但它始终无法逾越人类生命体验的专属领地。著名美学家叶朗先生指出: “中华美学在美的本体上有一个重要观点, 即不存在一种实体化的、外在于人的‘美’, 也不存在一种纯粹主观的‘美’, 美是在审美活动中藉由情景相融而生成的意象世界, 故而美离不开人的审美活动, 离不开人的心灵创造。”这种审美体验表现为AI复刻不了的具身性特征。中国传统审美讲究俯仰天地、感物动情的沉浸式感知, 王羲之观天地万象的通适、陶渊明归隐田园的悠然、杜甫触景生情的悲悯, 都是身体感知、情绪共情与生命阅历交互的结果。AI可精准拆解画作构图、诗词格律, 却不能共情人类扎根血肉的情绪与心境。AI的“理解”是基于统计规律和参数权重调整的数学计算, 而人类的“理解”伴随着身体的知觉、情感的波动和生命的记忆。

这种审美体验还表现为——AI无法生成的时间性与唯一性。审美体验是贯穿一生的动态生命历程, 带着独有的时间印记。梵高《向日葵》的炽热与倔强, 根植于他因顿挫却始终热爱生命的人生境遇, AI只能复刻其色彩笔触, 却无法复刻这份苦难中生长的生命力。

AI可无限复制学习、精准模拟表达, 但其所有输出都是大数据的重组拼接, 没有独一无二的生命轨迹与个体记忆。审美意象仅存在于专属的审美活动之中, 人类审美自带的“此在性”, 这是算法批量生成的内容不可企及的特质。

算法的本质是理性、精准、程序化的逻辑运算, 而审美依托的感性直观, 这构成了AI不能突破的认知盲区。审美意象是饱含情感与意蕴的感性世界, 区别于冰冷的物理客观世界, 是杜夫海纳所言的“灿烂的感性”。这种感性是整体性直观, 人类的审美判断从来不是分步拆解、逻辑推演的结果, 而是瞬间沉浸式的整体感悟。品读《红楼梦》的苍凉意境、体悟古典山水的空灵气韵, 皆是一念入心的审美顿悟, 与AI分步运算、逐条拆解的运行模式有着本质区别。即便AI在基础服务、数据运算领域替代人类, 也无法完成需要整体共情、精神体悟的高阶审美创作与判断。

同时, 审美判断自带超越功利的价值取向与模糊性意蕴。人类审美始终联结着对真善美的追求, 承载着精神寄托与人文情怀, 既能读懂朱耷《墨荷》的生命孤傲, 也能共情贝多芬交响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情怀。而AI的一切行为皆服务于预设指令与功利目标, 所谓“伪装欺骗、利己博弈”的AI“意识”特性, 恰恰印证其缺失超越功利的人文价值与精神追求。此外, 中国美学推崇的司空图所称“味外之旨、韵外之致”, 审美中模糊、含蓄、留白的精神意蕴, 是精准化、标准化的算法无从捕捉的, 这也让人类的感性审美成为抵御技术同质化的重要屏障。

AI时代, 人面临的重大危机不是劳动岗位的替代, 而是精神主体性的消解, 而审美能力的终极价值, 在于赋能人生境界的升华, 实现技术异化下的精神救赎, 这是智能算法不可达到的高度。一个人的境界就是一个人的人生意义和人生价值。审美的最终归宿是审美育人、提升人生境界, 审美活动能够唤醒人的

创造力与生命力, 让人生成对宇宙、生命与世界的赤诚热爱, 实现精神的自我超越。

算法推送构建的信息茧房, 不断固化人类的功利思维与认知边界, 而审美活动能够打破这种桎梏。品读山水、聆听雅乐、体悟经典的审美过程, 让人跳出世俗琐事的裹挟, 抵达“天人合一”的自由境界。同时, 审美是文明传承的核心载体, 《千里江山图》承载的“东方审美、千年文脉”的精神内核, 通过一代代人的审美实践薪火相传。AI可以习得文化知识, 却不可体悟文脉背后的精神底蕴, 无法完成文明基因的共情式传承。更重要的是, 在AI消解劳动价值、引发存在意义危机的当下, 人类通过审美创作、审美体悟建构生命意义, 守住自我的精神家园。

境界与能力,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维度。AI可以拥有超强的执行能力与运算能力, 却没有人生志向与精神境界。它能精妙对弈、工整赋诗、精准创作, 却不会因艺术之美动容、因生命之善共情, 无悲喜、无敬畏、无追求, 缺失人类独有的精神感知与价值坚守。辛顿以“母婴关系”类比智能与人类的伦理秩序, 试图构建AI向善的技术逻辑, 但“善意”“关怀”“热爱”的本质是生命体验的产物, 算法可以模拟表象, 却无法真正内化共情与温情。

那道算法穿透不了的防线, 不是更强的智能防火墙, 不是更精密的价值对齐训练, 而是活生生地体验过、感受过、爱过、失去过的每一个人, 心中那片不会为任何机器敞开的生命家园。我们虽然正尝试将中华美学基因转化为AI可识别的数据模型, 让人工智能生成各类中华审美范式的艺术作品, 但这仅停留在“美的知识逻辑”和“美的生成逻辑”层面, 绝非真正的审美。“美感不是认识, 而是体验。”AI可以复刻美的形式, 却无法拥有人类扎根生命、源于本心的审美感兴与直觉体悟。

面对AI超速进化的时代变局, 我们无需陷入技术悲观主义, 也不必执着于与机器比拼算力与效率。人类的核心突围之道, 是坚守并深耕独有的审美能力。AI时代的审美, 早已不是简单的品鉴美、创造美, 而是守住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源特质——独一无二的生命体验、鲜活纯粹的感性直觉、超越功利的精神境界。当机器掌控了所有理性运算的维度, 人类唯有以审美为盾、以意象为境, 在算法牢笼中完成精神突围, 守住人文底色与精神主体性, 实现技术与人文的共生平衡。这或许正如叶朗先生所说的“审美体验是在瞬间的直觉中创造一个意象世界, 一个充满意蕴的完整的感性世界, 从而照亮一个人与世界一体的生活世界”的真义——这个世界, 永远只属于拥有生命体验的人类敞开。

(作者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北京市文联签约评论家)

分众时代, 可以有“圈”不该有“墙”

王柯 杜宇超

走在杭州的西湖畔、苏州的平江路和山塘街, 我们会看到有许多游客身穿汉服、唐装、旗袍等各种各样的传统服饰。人们愿意去体验、了解中国传统服饰, 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好事。可社交媒体上的声音却此起彼伏, 有人评论说“这不是汉服, 是汉元素”“穿唐制齐胸襦裙配宋代珍珠妆, 不伦不类”“穿汉服就不要披头散发”。汉服圈里的一些人大声批判, 圈外的人却不知所云。原本出于喜欢的一次穿着体验, 变成了一场是否懂行的审视。类似的场景, 并不只发生在汉服圈。悬疑圈、二次元圈、国风音乐圈……几乎每一个文化社群里, 都会有这样的争论。眼下, 越来越多的审美趣味, 正以圈层化的方式被聚集, 也被彼此区隔。分众时代, 各类美比以往更容易实现, 但不同审美之间如何彼此理解、彼此对话, 却成了新的难题。

审美圈层化本身并不是坏事。过去, 一个社会的文化消费往往更趋同, 大家看同样的节目、追同样的明星、谈论同样的作品。如今, 大数据与智能算法让原本分散的审美趣味有了集结的可能, 也让更多原本处于边缘位置的文化兴趣有了生长空间。无论是国风、古风, 还是推理、动漫, 很多都是先在相对小范围内积累热度, 再逐渐进入公共视野。从这个意义上说, 圈层的增多, 恰恰说明文化供给更丰富了, 审美选择更多样了。

但问题是, 审美共同体并不总停留在爱好交流的层面。一个圈子发展得越成熟, 越容易形成自己的评价标准。起初, 这些规则有助于凝聚共识、提升交流效率; 但当规则被不断强化, 便可能慢慢演化为门槛, 甚至固化为身份边界。当原本服务于理解文化的门道, 反过来成为划分内外、判定高下的工具时, 审美活动就会偏离其初衷。在我的日常教学中, 有学生第一次接触弹幕, 只是说觉得它很精美, 便被追问是否了解工艺流程; 也有学生第一次看画展, 只是说喜欢这件作品的色彩, 讨论便很快转向它属于什么风格、运用了什么表现语言。专业知识当然重要, 但如果一切表达都必须先通过术语和资格的检验, 许多人最初的感受力和表达欲, 便会被挡在门外。到了这一步, 圈子维护的就不仅是趣味, 而是身份; 人们争论的也往往不再是文化本身, 而是谁更正统、谁更有解释权。

当审美越来越依附于圈层身份, 不同群体之间的理解和交流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圈层越细, 话语越专, 认

同越强, 同温层效应就越明显; 再加上算法不断把相似内容推给相似的人, 人们便更容易停留在自己熟悉的意见世界里。久而久之, 审美差异就不再只是喜欢的内容不同, 而是“你不懂我, 我也无需理解你”。

如果这种状态持续下去, 最先受到挤压的, 就是公共审美对话的空间。所谓公共审美对话空间, 并不是要求所有人都喜欢同一种风格、接受同一套标准, 而是说, 在差异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 人们仍愿意解释自己的判断, 也愿意倾听他人的感受。一个有活力的文化社会, 可以有很多圈子, 但不能只割裂圈子; 可以有不同的审美趣味, 但不能让不同审美趣味之间彻底失语。否则, 就容易出现一种表面繁荣、实则分隔的局面。每个圈子都很热闹, 却越来越难以彼此沟通。

当然, 也没有必要把圈层视为洪水猛兽。事实上, 许多富有生气的文化现象, 恰恰是在圈层内部酝酿出来的。没有同好的相互激发, 就难有某些艺术样式、文化产品和审美风格的持续生长。问题不在于有没圈层, 而在于圈层有没有把自己封闭起来, 有没有保留向外解释、向外沟通的能力。圈层可以成为桥梁, 也可能变成围墙; 关键就在于, 它是推动交流, 还是制造隔阂。

在分众时代重提审美对话, 并不是要消除差异, 也不是要回到趣味相似的年代。恰恰因为今天的审美越来越多元, 圈层边界越来越清晰, 才更需要保留不同趣味之间相互解释、相互回应的空间。审美当然始于个人感受, 但它并不止于我喜欢或我不喜欢; 一个判断之所以能够变得清晰, 往往正是在表达、比较和争论中慢慢形成的。若一种趣味只在圈内被反复确认, 而缺少与外部的接触和辨析, 它就容易从审美判断滑向身份认同, 从感受世界变成确认自己。重建审美对话, 正是为了避免分众走向隔绝, 让差异始终处于可交流、可理解的状态, 也让多样性真正转

化为文化活力。

要让审美对话真正发生, 除了个体的自觉, 也离不开文化传播和公共机构的共同作用。创作者不能只满足于在圈内获得掌声, 还应思考作品如何向更广泛的社会发出可理解的信号; 平台不能只依赖兴趣推送来制造黏性, 而应为跨圈观看、跨圈讨论留出更多空间, 避免把趣味差异不断放大为身份对立。学校、博物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机构, 则应更多承担起审美引导和文化译介的责任, 不只是提供内容, 也要帮助不同趣味之间建立理解的通道。这种建立通道, 不意味着把所有审美趣味都翻译为同一种语言, 也不是用一套标准去裁剪差异, 而是尽可能降低不同趣味之间相互进入的门槛。比如, 在展览策划、公共讲座、平台推荐和校园美育中, 可以有意识地设置更多面向非圈内人的解释性内容, 让专业表达与普通感受之间形成连接, 避免看不懂变成不想懂。很多时候, 审美壁垒并非源于差异本身, 而是来自缺少必要的转译和耐心。一件作品为什么值得欣赏, 一种风格为何令人着迷, 一个传统样式的讲究究竟在哪里, 如果总是只在圈内流通, 就很难真正进入更广泛的文化理解之中。公共性的意义, 恰恰就在于为这种跨圈层的理解提供机会, 让不同趣味的人不仅并存, 而且能够彼此看见、彼此进入。

说到底, 分众时代的问题, 不在于审美趣味越来越多, 而在于这些趣味越来越只在各自的圈层内部被确认。圈层可以是美学生长的土壤, 却不应成为与人交流的围墙。一个成熟的文化社会, 应当容得下各类其美, 也努力走向美美与共, 让差异始终处于可交流、可解释、可理解的状态。唯有如此, 审美生活才能在差异中保持流动, 也在彼此照见中获得更宽广的可能。

(王柯: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杜宇超: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生)



近年, 拍古装照成为许多年轻人的爱好。

书法之美

最本真的姿态 最动人的风骨

——秦简与秦石刻的质拙之美

倪文华

每次走在神秘湘西八面山下的里耶古镇, 站在酉水河畔秦朝迁陵县遗址的古井边, 都会遥想兵马俑那群肃穆的形象, 还有泰山石刻那些残留漫漶的字样。秦朝用其十五年的国祚为历史展现了恢宏气象, 里耶用它幽藏千年的三万多枚秦简, 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时代的另一种审美风范。

目光流连于出自深井淤泥的里耶简牍, 与凿于泰山之巅的秦刻石, 二者同属一朝, 时代相衔, 共同铺展成一幅雄浑古雅的大秦书法长卷。纵观秦代书法, 秦简与秦石刻既无后世法帖的精致秀雅, 也无文人笔墨的刻意雕琢, 却自有一种粗犷中迸发出的简净平和的力量, 直抵人心。简牍流露手写天真, 石刻尽显金石庄严, 如同从历史深处并肩走来的素面秦人——一者率真随性, 一者肃穆刚正, 皆透着质朴无华、不加掩饰的本真之美。而此刻, 我于笔墨刀痕之间, 窥见大秦书法最动人的底色——质拙。此美不事雕琢, 不尚浮华, 于平淡中藏天地真气, 在深厚间透万古风骨。

秦简的质拙, 是人间烟火中自由生长的天真意趣。简上文字多出自基层小吏之手, 或为公文记录, 或为日常案牍, 非以书法传世而作, 故而少了几分束缚, 少了几分矜持。书写者执笔疾书, 随心而走, 随形就势, 不刻意追求对称匀净、端方典雅。毛笔行走在竹木之上, 墨色浓淡相间, 笔画粗细相济, 转折方圆并

存, 结体欹正相生, 处处透着随性自然的生机。正身处裂变关键时期, 秦简挣脱古篆的繁复束缚, 线条简净爽利, 更添书写节奏与韵律。竹木纹理与墨色相融, 少了金石冷硬, 多了人间温度。那些随意的涂改、不经意的牵丝, 自然流露的轻重缓急, 皆是书写当下最真实的写照, 拙得鲜活, 方显可敬, 如山野草木自在生长, 尽展文字本初的亲切模样。这般拙, 绝非愚笨迟钝, 而是褪去粉饰后的坦荡率真, 傅山“宁拙毋巧, 宁丑毋媚”的书学主张恰与之不谋而合。

长久以来, 世人论秦代书法, 目光多聚焦于石刻文字。其质拙, 正是雄浑庄严的大国气象。作为“书同文”的官方象征, 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等以刀代笔、凿石为书, 一字一句, 皆承载着大秦一统天下的威仪与秩序。线条沉劲如铁, 圆厚挺拔, 结构端庄规整, 气象森严, 无多余装饰, 尽显刚正肃穆之美。坚硬石面上的刀痕深刻有力, 石质苍古与刀痕刚劲相映, 于规整中藏生拙, 在庄严下透苍茫。岁月侵蚀的斑驳、石面天然的粗糙, 非但未损伤其美, 反更添古拙厚重。它不好讨世俗, 不迎合流俗, 只以骨力立世, 以庄重传神, 一字千钧, 将大秦气度刻入山石, 镌进历史。

一木一石, 一灵动一庄重, 一随性一肃严, 风貌迥异, 精神内核却同归于质拙。秦简以笔墨率真显其拙, 秦石刻以金石沉雄显其质, 一柔一刚共同撑起秦代书法的精神脊梁。二者皆拙却浮华巧饰, 拒绝矫揉造作, 以最本真

的姿态, 成就最动人的风骨。书法史上素有“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清尚质”之说, 而“尚质”的根脉, 似乎早已在秦代深深埋下。里耶秦简从荒废古井中苏醒, 秦代石刻屹立于高山名岳, 千载而下, 墨色未褪, 风骨犹存。它们以质拙之美跨越时光, 印证着大巧若拙, 大朴不雕。最朴素的本真, 最刚健的内心, 方能在笔墨与金石间, 留下永不消散的历史回响。

木石辉映, 刀笔共美, 日月同光。(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 湖南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湖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里耶秦简



李斯篆书《泰山刻石》

新文艺青年

毕业演出, 重新定义“舞台”

艾丹娜·努尔甫拉提

明天, 我就要坐在学校体育馆, 作为毕业生见证被许多网友“追更”的青岛大学毕业典礼。

2019年, 因为一首《起风了》, 我们学校的毕业典礼演出走红网络, 《青花瓷》《精忠报国》……随后年年都有“名场面”。2024年夏天, 我和搭档的一曲《奢香夫人》被各大媒体转发, 抖音播放量已超3亿次。

接到参演通知时, 我第一反应是懵的。非音乐科班出身的我, 热爱唱歌, 但真没想过参与全校最隆重的演出。白天备考, 晚上泡在教室里练习, 没请舞蹈老师, 动作都是我搭档自己琢磨的。我们学校的毕业典礼演出中, 歌手大多不是站在台上, 而是在观众席中。演出当天, 我站在人群中, 看到熟悉的同学挥舞手机, 竟然不紧张了: 因为那不再是一场“演出”, 而是我们所有人一起完成的一次告别。我想, 这曲《奢香夫人》触动网友的, 不只是我们的歌声, 还有全场联动的氛围。

这种沉浸式氛围, 并非青岛大学独有。最近, 我刚到华中农业大学的毕业巡演视频, 十余辆农机变身花车, 师生跟着车队从校园这头走到那头, 这分明是一场既硬核又热血的“壮行”。

近年来, 很多高校毕业演出、歌会、文艺晚会突破传统的“台上严肃演、台下认真看”模式, 各种“整活”其实都在说一件事: 我们不再想要一场包装精致的表演, 而想要一场属于自己的、真诚的、落地的共创; 我们拒绝模板化, 要的是“附近”的回归。

我想, 这大概就是毕业演出的“去中心化”。我们之所以这么需要这种“去中心

刻很多。绩点排名、实习就业、考研上岸, 每件事都标着明确的KPI。到了毕业这一刻, 我们不想再来一场规规矩矩的仪式, 想要打破舞台的边界, 让青春不分台上和台下, 就是想跟你挨得近一点, 再近一点。

除了演出形式, 歌曲选择也有新变化, 更加“在地化”。今年的B站毕业歌会在广州举行, 粤语版《嘉禾望岗》出圈。嘉禾望岗被称为广州的离别站台, 本来就是带着青春记忆的坐标; 当它在毕业晚会上被唱出来, 就变成了集体共鸣。还有最近很火的曲阜师范大学《我们大山东》, 方言一出, 弹幕直接“爆了”。我们从小就立志要去探索更大的世界。上学、实习、旅行, 走遍大江南北, 生活里又追着流行文化跑, 好像很“漂泊”, 也被一些年长的人称作“原子化的一代”。但其实我们骨子里对家乡、对大学所在的城市、对身边的人, 依然有放不下的深深眷恋。一句乡音、一个学校里的路名、一种只有老家或食堂才有的味道——会在某个猝不及防的时刻把我们“拉回去”。

更让我触动的是, 不光学生在“嗨”, 很多曾经意想不到的人也走进了毕业演出。例如, 湖北工程学院的宿舍阿姨们组建摇滚乐队, 高教师原创歌曲, 那场面真的太酷了。为什么感动? 因为那都是离我们最近的人。

如果要说对未来的毕业演出有什么期待, 我很希望以后能有更多同学, 尤其是I人被“拽”上台。不是那种提前一个月排练好的登台, 而是即兴的、哪怕砸锅也没关系的参与, 甚至可以是任何人拿起话筒喊一句: “谢谢大学, 谢谢青春!”

(作者系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本科生)